**经济增长超稳定 贸易摩擦起风波**

**----2018年第1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张曙光 张弛

内容提要：今年1季度，GDP增长6.8%，连续11个季度维持在6.7-6.9%区间，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态势。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制度结构和政策安排中不适应不合理的现象相当普遍，阻碍着增长动能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特朗普发动贸易摩擦，事关中国和世界大局，但根本问题不在贸易，而在中国的崛起和走向、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及其前进道路的修正和调整。风险和机遇相伴，能否把坏事变成好事，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和应对。

**一、总量态势**

**1.经济增长稳定**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987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与上年第4季度持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904亿元，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77451亿元，增长6.3%；第三产业增加值112428亿元，增长7.5%。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8%，增速比1-2月份回落 0.4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7.9%，集体企业增长0.1%，股份制企业增长7.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5.5%。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9%，制造业增长7.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0.8%。

一季度，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1%，增速比1-2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

**2.居民消费价格微升**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涨幅比1-2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扩大0.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2%，农村上涨2.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1.9%，衣着上涨1.2%，居住上涨2.4%，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6%，交通和通信上涨0.7%，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2.2%，医疗保健上涨6.0%，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1.4%。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1.1%，猪肉价格下降9.9%，鲜菜价格上涨6.6%。

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7%，涨幅比1-2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3.7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4.4%。

**3.就业率总体稳定**

1-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和5.1%，分别比上年同月下降0.2、0.4和0.1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4.9%、4.8%和4.9%，分别比上年同月下降0.1、0.2和0.1个百分点。一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744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88万人，增长1.1%。

**4.汇率升值明显**

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4万亿美元。3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2881元人民币，比上年底升值3.8%。

**二、因素与结构**

**1.民间投资增长加快 消费品零售增速回落**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0763亿元，同比增长7.5%，增速比1-2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62386亿元，增长8.9%，比1-2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2900亿元，增长24.2%；第二产业投资35813亿元，增长2.0%，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3.8%；第三产业投资62050亿元，增长10.0%，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3.0%。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9%，增速比全部投资快0.4个百分点。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275亿元，同比增长9.8%，增速比1-2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2个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77096亿元，增长9.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3179亿元，增长10.7%。一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19318亿元，同比增长35.4%，比上年同期加快3.3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4567亿元，增长34.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6.1%，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751亿元，增长38.7%。

**2.贸易顺差收窄 对外投资加快**

一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67516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出口35389亿元，增长7.4%；进口32127亿元，增长11.7%。进出口相抵，顺差3262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21.8%。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13.2%，占进出口总额的58.3%，比上年同期提高2.0个百分点。对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我国对欧盟、美国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8.2%、6.3%和13.7%；与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增势较好，对俄罗斯、波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20.5%、16.6%和16.2%。

1-3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340家，同比增长124.7%；实际使用外资227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5%。如果以美元计算，同比增长2.1%。1-3月份，主要投资来源地中，新加坡、韩国、日本、澳门地区、英国、法国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分别增长72.5%、65.7%、11.2%、115.1%、5.5%和18.2%。

2018年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202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255亿美元，同比增长24.1%。

**3.一般公共预算收大于支 土地出让金超速增长**

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553亿元，同比增长15.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20亿元，同比增长1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8333亿元，同比增长12.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32952亿元，同比增长18.4%；非税收入3601亿元，同比下降3.5%。

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062亿元，同比增长16.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534亿元，同比增长3.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528亿元，同比增长18.8%。

1-2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9671亿元，同比增长33.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83亿元，同比下降3.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9088亿元，同比增长36.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499亿元，同比增长38.9%。

1-2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828亿元，同比增长60.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44亿元，同比下降66%；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6784亿元，同比增长64.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6224亿元，同比增长67%。

**4.货币供应增长趋缓 贷款增速仍然不低**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3.99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6个和1.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2.35万亿元,同比增长7.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4个和11.7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7.27万亿元,同比增长6%。一季度净投放现金2047亿元。

3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30.4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86万亿元，同比多增6339亿元；3月末，外币贷款余额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4%。一季度外币贷款增加324亿美元，同比少增186亿美元。

3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74.44万亿元，同比增长8.4%。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5.06万亿元，同比多增77亿元。3月末，外币存款余额8368亿美元，同比增长8.4%。一季度外币存款增加459亿美元，同比少增133亿美元。

**5.货币市场日均成交大涨 月加权平均利率走高**

一季度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219.73万亿元，日均成交3.6万亿元，日均成交比上年同期增长31.2%。其中，同业拆借日均成交同比增长47.3%，现券日均成交同比增长17.8%，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比增长32.1%。

3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74%，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01个和0.12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9%，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03个和0.06个百分点。

**6.A股市场波动较大 股指跟跌不跟涨**

一季度开盘后，A股呈上涨之势至1月末，然后快速下跌，市场波动较大，上证指数最高3587点，最低3062点，振幅为17%，高于去年全年14%的振幅。板块分歧较大，上证综指下跌4.18%，深证指数下跌1.56%，中小板指数下跌1.47%，创业板指数上涨8.43%，创业板50指数上涨10.04%。

第一季度全球股市普遍下挫，美国股市经过九年的上涨周期，尤其是近一年的快速上扬后，迎来大幅度回调，道琼斯指数回调幅度达到10%。全球股市的回调直接影响到A股的大幅度下跌。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但A股跟跌不跟涨，深刻反应了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和资本市场的失灵。



**三，政策效应**

1. 总体观察

今年第1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8%，与上年第4季度持平，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在6.7-6.9%区间，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态势。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用如下的话概括：前瞻未来，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但是，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中国经济实力强、潜力足、韧性好、回旋余地大，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此议有一定道理，也利于增强人们的信心，但对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未具体提及，也没有指出我们制度结构和政策安排中不适应不合理的问题，这却是需要我们更多关注和更加用力去解决的问题。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9.6%，继续保持了快于工业增加值的势头，说明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转换。但工业增加值中，增长最快的是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增长7.9%，分别快于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7.8、0.9、2.4个百分点。我们既为国有部门喝彩，也为其他部门担忧。其中原因值得探讨，是投资多，还是营商环境好，是特殊地位和特殊政策，还是经济效率高？搞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决策大有助益。

投资和消费的增速均比上年同期有所回落，前者回落（1.7个百分点）明显超过后者（0.2个百分点），致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去年全年的58.8%提高到77.8%，突显了稳定消费的重大作用。特别是预测今年消费品零售额有可能达40.4万亿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不过，按人均消费来看，也只有美国的1/4左右，预示着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怎么提升消费水平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用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家电和音响类商品的较快增长来说明消费升级，也许不如用服务消费的增长（服务业占比和贡献分别为55.6%和61.6%，分别比上年提高5和2.8个百分点）更恰当、更有力。特别是长期以来我们依靠债务驱动的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随着降杠杆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进行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显现，稳定和提升消费对于整个经济的稳定增长十分关键。

民间投资增长（8.9%）加快，且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7.5%），是一可喜现象，改变了去年低增长的情况，也是去年增速过低的反弹，关键还在于持续增长。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并未带来非国有工业的相应增长，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进出口贸易增长9.4%，比恢复性增长的去年同期和全年明显回落，但速度并不低。其中出口增长（7.4%）慢于进口（11.7%），特别是3月份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出口减少2.7%，出现逆差，致使全季贸易顺差收窄，贸易平衡有所改善，后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一季度一个重要现象是，新登记企业达132万户，日均1.47万户，新的市场主体大量增加，虽只有去年日均3.28万个体工商户登记的一半。增长最快的领域是科技、文化、娱乐、体育和金融等服务业。其原因在于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审批手续简化，再加上新修订的公司法取消了对注册资本的要求。现在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月，大城市更快，有人正在上海政府办事中心排队注册一家餐饮企业，估计大约需要2个星期。而上海承诺，从4月起企业注册时间将缩短为5天。新注册企业的60%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这种情况自2012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这就使得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上涉及开办企业的“前沿距离”指标得分从2014年的61分提升到85分，营商便利度总排名为第78，排在肯尼亚之前和乌兹别克斯坦之后，但合同执行指标的得分排在最低国家之列。这一点可能更为关键，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进。

1. 减税降费，增减挂钩

税收是政府的产权，也是构成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目前，在特朗普减税政策的推动下，减税降费，促进投资和稳定经济，正在成为一股世界潮流。中国也置身于这股世界潮流之中。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税负。会议指出，过去五年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2.1万亿元。为进一步完善税制，支持制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决定从5月1日起，一是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预计全年可减税2400亿元。二是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从50万元和 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经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计税的优惠。三是对装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以上三项措施预计全年减负超过4000元。

4月9日，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表示，在去年降费6000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确定的四类政府性收费降费措施，预计全年可减轻企业负担2506亿元，再加上发改委出台的降低经营服务性收费，预计全年减负超过3000亿元，加上上述减税4000亿元，全年减负超过7000亿元。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2018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1.1万亿元。

还有，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表示，继续延续2016年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从20%降至19%的政策，将原来到期期限延长一年至2019年4月30日。这是三年多来的第4次降低总体社保费率，从41%降至37.25%，累计降低企业成本3150亿元。

此外，财政部、国税局、人社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通知》，从今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包括厦门市）、苏州工业园区进行试点。《通知》明确规定个人交费税前扣除标准：取得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其缴纳的保费准予在申报扣除当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限额据实扣除，扣除限额按当月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的6%和1000元孰低办法确定。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者、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其缴纳的社保费准予在申报扣除当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限额据实扣除，扣除限额按照不超过当年应税收入的6%和12000元孰低办法确定。还规定对个人到达规定条件时领取养老保险金收入，其中25%部分予以免税，其余75%按照10%的比例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一系列都是惠民利企的重要措施，文件明确了目标和办法，关键在于真正落实。不过，与此同时，政府也开设了一些新税种，4月1日，环保税进入首个征期，当天上午，上海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接到首张税票，应交9400元，减免600元。事前，各地税务部门识别、认定并采集了24万多户环保税纳税人的基础信息，增设了申报专窗、绿色通道。还有，财政部长明确指出，今明两年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完成房地产税的法律程序，逐步开征房地产税。

根据以上情况，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增减应当挂钩，增加一种税，同时应当减少一种税，减少的税收应当超过增加的部分，因为现行税负已经不低，企业普遍感到税负较重，经营困难。而且同样的税额，增税的痛苦指数明显超过减税的幸福程度。

其次，增加税种，调整税率的权限在人大常委会，尽管上世纪80年代中，人大常委会曾授权国务院调整部分税率，但已经过去了40多年，此次降低增值税税率仍由国务院决定，虽然是件好事，但办事程序也值得考虑。

再次，税收是政府的产权，政府怎么取得自己的产权。按照现代产权和税收理论，税收关系是政府与纳税人的交易关系，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因此，一方面增设税种，变更税率，必须提交纳税人充分讨论，听取纳税人的意见，由民意机构独立批准。另一方面，纳税人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满意，有权进行评价，政府有义务进行改进。不论是前一方面，还是后一方面，我们存在的差距都相当大。

复次，政府与纳税人既然是平等的交易主体和交易关系，但由于政府是强力机构，税收征管人员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发生不平等交易。税收既然是交易的价格，就不能成为惩罚财富创造人的工具。比如，双重征税，征过头税，先征预征，征多不退，下一年抵扣，到下一年也往往不扣，多征再减，让纳税人感恩戴德。此外，国企利多税少，民企利少税多，而提供的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则相反，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现象，而且去年如此，今年一、二月份仍然如此。如国有控股企业税收增长4.7%，而私人企业税收增长31.8%。

还有，既然减税，就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比如，公益、慈善捐赠，应当有明确详细的免税规定。鼓励企业和个人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康慨捐赠行为。

最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值得讨论。税收的基础是经济，我们的主要税种企业增值税更是直接来源于各经济部门创造的增加值。但长期以来，税收增长大大高于经济增长，今年1季度，GDP增长6.8%，而税收增长17.8%。所以减税的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一些。比如，增值税税率可以下调2、3个百分点。

1. 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是本季度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大事，也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大事，其影响不仅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及其发展，而且关系到国际大局的稳定和走向。因此，需要重点加以讨论。

3-1，贸易摩擦经过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是有备而来，中国也很强硬。到目前为止，双方你来我往，采取了如下行动和做法。

去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发起301条款调查，内容涉及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以及中国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作法。特朗普当时宣称，“这仅仅是个开始”。这就拉开了贸易摩擦的序幕。

今年2月27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认定中国铝箔制造商获得不公平补贴并向美国倾销产品，因而对中国铝箔加征49-106%的关税。3月1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终裁，对中国铝箔产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其依据是美国商务部进行的“232”调查。

3月8日，特朗普签署公告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关税措施将在15天后生效。3月16日，欧盟公布一份清单，拟在不能获得特朗普钢铝关税豁免权的情况下对清单上的产品征税。清单包括早餐食品、厨具、服装和鞋类、洗衣机、纺织品、威士忌、摩托车、船只和电池等数十种产品，年贸易额28亿欧元。通过谈判美，宣布对欧盟和其他国家钢铝产品关税豁免。这样一来，就单单对中国产品征税。

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从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对水果及其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5%，对猪肉及其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25%，此举涉及3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4月5日，中国商务部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对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理由是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不当占有。4月3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中国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许多是技术行业的产品。

4月4日，中国财政部公布，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4月5日，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考虑另外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4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和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如果美方公布新增1000亿美元的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将毫不犹豫立即进行大力度的反击。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零部件，期限为7年。此前该公司被指在关于它向伊朗销售设备的调查中作虚假陈述。与此同时，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警告英国电信供应商，使用中兴的设备和服务将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4月17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5：0 投票支持一项措施，该措施将阻止美国运营商使用联邦基金从某些公司购买网络设备。这项禁令还没有最终出台，它主要针对华为和中兴这两家电信公司。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可能禁止阿里巴巴集团在美国提供云计算服务，或者阻止该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扩展，直到中国取消对美国企业的限制。中国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并透露商务部正在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依法对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股权案进行审查。4月19日，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反倾销调查初裁，认为存在倾销，国内同行业受到实质性损害，且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并决定实施保证金形式的临时反倾销措施。

在此过程中，双方都有进行谈判的表示，但并未就贸易争端进行任何谈判。

3-2，贸易摩擦的实质和背后

中美贸易摩擦并非自今日始，过去曾多次发生过。通过私下沟通，进行谈判，中国做出一些让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暂时得以平息。这次传统办法失灵。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中方与美方签署了高达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释放善意，今年2月27日，商务部宣布，“自即日起停止对美国进口白羽肉鸡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美国仍然对中国祭起了贸易摩擦的大棒。对此，国际国内目前都存在着很大的误判，主要是围绕着贸易争端说事。

一是认为中美贸易严重不平衡，中国对美出口多而进口少，贸易顺差过大，美国统计的贸易逆差有3750亿美元。特朗普也提出，中国先把中美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此议自有一定道理，进而认为，中美贸易差额过大，责任不全在中国，现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决定了，这些产品虽然最后在中国总装完成而输往美国，但零部件很大一部分在国外生产，中国所得甚少，而美国的跨国公司赚得满盆满钵。现行国际贸易统计计算也不合理，如果按照加工增值计算，中美贸易差额可以减去大半，因而主张改变现行计算办法。

二是认为贸易战两败俱伤，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谁也得不着好处。这个道理也不错，WTO的出现及其最大的功绩就是关税减让，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关税的相互施加，只能抬高价格，造成通胀，减少收入和生产，广大消费者受损。而对于生产者来说，则是苦乐不均，有人高兴有人愁。其实，美国国内受损者的反对声音不小，特朗普及其班底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当然，实力的比较和对策的选择，损失大小会出现差异。

三是认为此次中美贸易争端会对现行国际贸易秩序形成巨大冲击，是全球化的大倒退。事实确实如此，但特朗普认为，现行秩序不公平，不合理，他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

四是我们的应对措施也在贸易上，什么大豆、高粱、牛肉之类，而最需要的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玄机，以便正确应对。

其次，也有人用美国国内政治选情说事，认为此举是特朗普要为中期选举拉票。这一因素确实存在，但并非根本。现在特朗普胜券在据，连民主党不少人也转而支持他。

虽然特朗普也是拿贸易说事，但根本问题不在贸易，而在中国的崛起和走向、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美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及其前进道路的修正和调整。其实，特朗普当选、其政府班底清一色的鹰派及其政策在国内外受到的支持，有其必然性。认为特朗普是个商人，不懂政治，不了解中国，说话办事不靠谱，只能是舆论误导和误导舆论。最近网上流传特朗普阅读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目录，是对此论的否定和驳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凭自己的想象和好恶办事。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推进，资本的全球流动、产业的国际转移，一方面受益的是美欧的大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是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社会结构的断裂，现在美国国内的产业一是高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二是高效农业，中间的部分，即生产加工全部转移到国外，形成了国内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和脱节。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家庭因一方出走而破裂。而在国外，受益最大的是中国。中国虽然赶了个末班车，但中国的巨国效应绝非早期亚洲四小龙可比。一方面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国人的拚搏积累，中国开始向高端爬坡，中国“制造业2025”就是证明，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支撑了中国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弯道超车，外国同行垂涎三尺，但由于中国的政策限制无法参与。因此，现在美国科技界和高新产业界也转而支持特朗普的政策。不仅如此，中国虽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但中国的巨大规模和影响及其政策也被一些国家看作是自己工业化的障碍。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原先以为中国会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现在担心中国走向政府主导、国企立基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也与他们相对立。因此，美国以外的有些西方国家也对中国另眼相看，开始转身支持特朗普。如果说，在特朗普当选以前，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打击国际恐怖势力，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国际战略转变成大国博弈，而目标主要是中国。其实，今年1月，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威胁之一，就是美国修正道路的标志。美国最近对中兴和华为下手，也说明这绝非简单的贸易争端问题，而是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竞争和发展问题，是关系中国未来前途的问题。

3-3，正确应对，把坏事变成好事。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以贸易为由挑起的争端的确是一件坏事，中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弄得不好，有可能使中国40年的发展付诸东流，甚至陷入停滞和混乱，因为危机不在外而在内，而动力和压力又不在内而在外。这次特朗普挑起贸易争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条件和机会，只要应对得当，就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为中国的发展开拓出一片新的空间，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更新观念。40年来，中国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只是与我们自己来比，如果与发达国家比，我们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得不得了了，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在多个主要方面的指标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样的人还得到单位的褒奖和官方的重视，影视作品《厉害了我的国》等也大力制造这种舆论。我们动不动要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宣扬中国模式是最好最有效的模式，我们的自信已经变成盲目自大，目中无人，似乎世界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美国挥舞贸易大棒，使得国人清醒了一些。原来，我们没有那么强大，没有那么先进，国人的浮躁、浮夸、只要面子，不顾里子，报喜不报忧，说得多和好，做得少和差，已经成为一种固疾。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有很多落后于时代的东西，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中还有很多与我们的目标相冲突，阻碍着我们前进。只有真正认识了自己是谁，姓啥为老几，才有可能更新观念，看到不足，走上坦途。

其次，修正道路，改掉弊端。美国在修正自己的道路，我们要不要做出修正和调整。我们现行的目标和手段、制度和政策决非十全十美，而是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缺陷。比如，我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有官就有权，就有钱，而且不受约束，人们的眼睛都看着官员、官位和权力，整个社会弥漫在一种拜权主义的氛围和情绪之中，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要不要修正和调整。再如，我们的社会缺乏产权观念和合约精神，不守信誉，不重承诺，假冒伪劣大行其道，82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居然一纸命令剥夺了城市全部私人土地，将其变成国有财产，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反思。中兴这次被拒，难道与其不守合约、做虚假陈述无关，这在中国也许算不上什么事，但在美国却是涉及法律尊严和道德底线的大事。这要不要修正。再如，我们缺乏平等观念，很多事情都分三六九等，区别对待。城乡不平等，农民工是二等公民，只能流动，不能迁徙，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干部和职工享受不同的社保福利待遇，学校也要弄个211、985，这也需要修正和调整。还有，美国搞贸易摩擦，国际国内反对的声音不小，并到处传播，无人限制，我们的媒体也起劲鼓燥，而我们国内除了政府官员的表态和一些媒体的误导以外，其他意见一律不予报道，网络上的一些评论，确有一些真知灼见，如果不符合官方的口味，也会遭到屏蔽和封杀。这难道不需要修正和调整。封锁言论和消息，其实是在封锁自己，使自己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辞。人常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难道这也不需要修正和调整。

再次，以上所论，完全符合习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精神。习主席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展望了人类未来发展以后，庄严宣布，“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提出了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的重大措施：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四，主动扩大进口。这完全正确。根据习主席讲话精神，央行行长易纲公布了我国金融领域扩大开放的六大措施：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分行和子行。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到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第四，把沪港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第六，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另外，争取明年开通沪伦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目标。不过，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首先要扩大对内开放，实行国企民企、城市农村平等待遇。

复次，虽然这场争端的实质不在贸易，而是另有原因和背景，但贸易问题还要认真对待，慎重处理。习主席在博鳌论坛提出主动扩大进口，宣布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降低汽车和其他产品进口关税，加快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今年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希望发达国家放宽对中国的进口限制。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特别是逐步而尽快缩小中美贸易差额。同时要认真准备中美贸易谈判，通过谈判解决现有贸易争议和摩擦。

最后，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也使我们看到了自己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比如，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缺芯”，或者说，我们的“芯还不强”，我们应当调整政策，全力以赴，把“中国芯”搞上去，以免受制于人。

**四，体制分析**

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而人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人才不仅决定着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也决定着城市的定位和面貌，同时决定着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因此，单位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人才争夺如火如荼。

近几年以来，多个城市陆续发布了吸引人才的新政，对于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落户、租购房补贴、安家费、创业贷款等多方面的政策激励。实行和参与的不仅有中小城市，如顺德、东莞、佛山、潍坊等，而且有省会城市，如成都、南京、西安、杭州、郑州、长沙等。最近，深圳举办了第16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人才需求暴涨，特别是海外高层次人才“炙手可热”，而携带先进创新创业项目回国的海归创业团队更是各地政府以及风投机构“追捧”的对象，可谓“千金难买好项目”！算法科学家薪资 100-500万元/年+股权，算法工程师薪资 1.5-4万元/月。3月21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用多种方式不拘一格地为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创新主体引进紧缺急需人才”。3月26日，上海举行人才工作大会，出台了《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北京和上海的加入意味着城市人才争夺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北京的办法规定，人才引入将围绕首都“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首先是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还包括创新创业团队、文化创意、国际交往中心建设、金融、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健康等专业人才。《办法》规定，引进人才无产权房的，可在聘用单位的集体户或聘用单位所在区人才公共服务机构的集体户落户，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调随迁，在京买房将户口移至住房名下。这也就成为取得进京户籍的一条渠道。特别是为了引进全球一流人才，放宽签证政策，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办理最长期限为10年的多次往返人才签证，并在申请办理在华永久居留（也称绿卡）方面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提供高达100万元的奖励。

上海《方案》也提出对宇宙起源和天体观测、光子科学、大数据等13个领域的高端人才，给予本人及家属、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以直接办理本市户籍的优惠，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要加快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让上海成为全球英才最想往的地方。

此外，南京规定，40岁以下、本科学历就可以落户。西安市也于3月23日宣布，“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可在线落户大西安”。宣布当天，迁入落户8050人，三天共迁入15552人。

总体来看，人才竞争是件好事，说明我们重视了人，重视了人才，不再“见物不见人”、“见官不见民”。但仔细观察，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什么是人才？大学生算不算人才？引进人才干什么？很多学校都在引进院士、长江学者，于是互挤互挖，一些单位只要名头，并不是要他们干事，一些人也看准了这种情况，或多处兼职，或不断变换单位，把名头的价值最大化。

其次，靠什么吸引人才？目前都是给房子、给补贴、给奖励、给户籍，这些都相当重要，但不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有二，一是产业和事业发展机会和城市环境，因为人才是要干事和搞事业的，不是来坐享其成的；二是真正尊重人才，并给引进人才以充分的自由。如果不尊重人才，不给予充分自由，不仅引进人才发挥不了作用，也就无法再吸引人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许最大最多，因为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尊重的是官，官员有无限权力和自由，就不会尊重人才，其自由也就会受到不应有的限制。

再次，城市人口是一个生态，人才也有一个合理的结构，既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中低端人才，还需要一般劳动者。我们一方面在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却在驱赶低端人口；一方面高学扩招和鼓励考研，另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始终是一条短腿；一方面从国外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国内人才大量流失；一方面在批判美国，另一方面又把子女送到美国。这种矛盾的做法不能不使人发生质疑。

复次，吸引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制度，但我们的一系列制度却跟不上。就拿户籍制度来看，其背后涉及到教育、住房、医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改革多年，到现在仍然没有迁徙自由。在一些沿海城市，农民工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主力，而“80后”、“90后”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但进城落户的问题还无法解决。无论是实行积分制，还是发放“德才卡”，都是一种人为的管制办法，不仅造成巨大的扭曲，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而且提供了寻租腐败的机会。

最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设置人口控制上限，不知有多少科学和事实根据，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国外的一些都市圈，如东京、纽约，比北京、上海的人口多得多，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北京和上海人口过多，要进行控制呢。人是最活动的，人口流动自然有自己的平衡机制，东北人口流出对于振兴东北有利，北京、上海人口流入，也有利于北京上海的发展。它不仅会迫使我们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而且会平衡公共服务设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对于这样的问题，应当进行充分讨论和论证，而不是由一些人拍脑袋决定。

**五，趋势预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分析，今年1季度，中国外部经济仍在高位运行，CEEM-PMI56.5，与上季度持平，3月小幅下挫。美国经济景气高位抬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 59.7，较上季上升1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59.4，上升1.6个百分点。失业率连续6个月保持在4.1%的低水平，加之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刺激作用，投资和消费双方走强。美联储3月21日第6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上限已经从金融危机后的0.25%提高到1.75%，表明经济增长基础渐趋稳固。欧元区经济景气高位小幅回落，PMI从58.3下降到56.4，失业率处于下降通道，2月份为8.5%。消费者信心从1.4下降到2、3月份的0.1，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趋缓，欧洲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根据3月最新利率协议，维持三大政策利率不变。日本制造业PMI为54，处于高位，但工业生产指数出现下跌，中断了2016年以来的整体上升趋势。金砖国家继续向好，俄罗斯和巴西缓慢复苏，印度重回7%的增长，南非形势开始稳定，商业信心回复。大宗商品价格先涨后跌，石油涨4.74%，铜、铝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双方下跌。金融市场开始进入动荡阶段，受美股处于市场高位的心理压力、中美贸易摩擦、FACEBOOK等事件的影响，反映预期市场波动性的指数出现两次大的波动，一度达到两年半未见的高点。标普500指数最大波幅达11.3个百分点，法德日及新兴经济体股市也跟着大幅下跌和回调。总体来看，未来几个季度全球经济还会在高位运行，但增长势头会逐渐下降。

 今年中国经济开局不错，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但中美贸易摩擦的阴影，有可能使进出口回落，进一步扩大开放会抵消其一部分影响，防范金融风险，稳定经济的工作还会加力，发展网络数字经济也会加码，现有增长趋势有可能继续。

据此，对今年上半年和全年的经济预判如下。

据此，我们对中国2018年第1季度和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季度经济指标 | 2017年全年（实际） | 2018年第1季（实际） | 2018年2季度（预测） | 2018年全年（预测） |
| 增长（%） | 增长（%） | 增长（%） | 增长（%） |
| GDP | 6.9 | 6.8 | 6.6 | 6.5 |
| 工业增加值 | 6.6 | 6.8 | 6.5 | 6.6 |
| 固定资产投资 | 7.2 | 7.5 | 7.0 | 7.0 |
| 消费品零售额 | 10.2 | 9.8 | 10.0 | 10.1 |
| 出口 | 10.8 | 7.4 | 6.5 | 5.0 |
| 进口 | 18.7 | 11.7 | 12.0 | 12.5 |
| 消费物价 | 1.6 | 2.1 | 2.3 | 2.4 |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8－04－23，于北京